

伊犁

想起了那棵小白杨

客机驶入伊犁上空,窗外风光铺展千里,令人目不暇接:辽阔舒展的那拉提大草原、澄澈透亮的赛里木湖、充满西域传奇的果子沟,还有沉淀百年风云的伊犁将军府,一帧帧盛景尽收眼底。可走下飞机,我并未流连盛景,径直奔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。

同行的江苏援疆友人告诉



我,扎库齐牛录乡建有一座由江苏援建的小白杨戍边文化纪念馆,馆主正是当年亲手栽下小白杨的程富胜。那株扎根塔斯提边境的白杨树,让这座边防哨所自此拥有了家喻户晓的名字——小白杨哨所。

抵达纪念馆时,程富胜正在忙碌。他中等身材,面庞被边疆日光晒得黝黑,眉眼间的风霜,比我想象中更浓重。1984年春晚,阎维文一曲《小白杨》传遍大江南北,歌曲画面里身姿挺拔、英气勃发的哨兵原型,正是年轻时的他。

程富胜带着我们缓步参观,

细细讲述小白杨背后的动人往事。

程富胜服役驻守的塔斯提哨所,遍地乱石、干旱少水,戍边条件异常艰苦。1982年回乡探亲,他和母亲富吉梅闲谈军营日常,无意间吐露了心生退意、想要退伍返乡的想法。富吉梅是锡伯族西迁伊犁的第八代后人,听闻儿子的念头,心中满是担忧,怕他熬不住边关的磨砺。临行前夕,母亲特意在后院挖出十株小白杨树苗,叮嘱他带回哨所栽种。

从小听母亲反复讲述部族历史,程富胜始终牢记锡伯族代代相传的戍边古训:古时锡伯官兵驻守卡伦(即哨所),必会在营边栽树,以白杨寄寓初心——树在人在,人在卡伦在。

锡伯部族世代扎根盛京(今

沈阳),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,奉朝廷之命西迁伊犁,承担屯垦戍边重任。一万三千余里征途漫漫。历经一年零三个月艰苦跋涉,这支队伍终于抵达伊犁河畔。自此,锡伯族民众扎根西域。

先辈的故事,早已深深烙印在程富胜心底。回到哨所,他遵母亲嘱托,将十株白杨树苗尽数栽在营房门前。奈何边关气候严酷、水土贫瘠,九棵树苗接连枯萎,唯有一株顽强扎根泥土,慢慢抽枝生长。

光阴流转,程富胜在哨所坚守了十七载春秋。他做过饲养员,牧马放牛,驾着马拉爬犁往返运输战备物资;也曾担任驾驶员,驾驶技术精湛,安全行驶二十六万公里,从未出过一次事故,直至退伍归乡。



陈汉忠 南通海门人,曾任南空政治部宣传处长,空军大校军衔。著有散文集《遥远的思念》《乡愁何处》等十余部著作,现为江苏作协会员。

慕尼黑

采蘑菇去,采浆果去

8月,在慕尼黑,我正遗憾来早了一个月,无法亲历啤酒节的盛况,在这里读博的高中同学安慰我:“啤酒节一来,整个城市都很喧闹,现在多好,正是静悄悄采蘑菇的时候。”她打开手机,将手绘的“蘑



菇地图”和“浆果地图”翻给我看,说这些地方是她找到的秘密基地。地图上标注的文字看得我一头雾水,比如“根部像狮子头的倒木”,又比如“三棵大红松围绕的心形空地”,当我看到“橡树沼泽”时,不免担忧:“为了采浆果,去沼泽地冒险,是不是太不值了?”同学笑道:“放心,慕尼黑周边的沼泽,就是森林腐殖土与雨水浸润的软地,踩上去像厚地毯,绝不会陷进去拔不出腿来。”

同学给了我装备:胶靴、强力防蚊水、篮子及几个塑料小筐,一把用于削掉蘑菇根的小刀,最重要的,还有一个浆果耙子,这种耙子像个畚箕,前端有密集的金属细齿,齿尖微弯,其细齿可插入蓝莓或越橘的植株中,将果实完好地拽下来。

到了“秘密基地”,我第一眼

看到的,就是长得披头散发的野生蓝莓,同学教我使用浆果耙子:蹲下,身体前倾,左手将野生蓝莓的植株拨拢,右手持耙子,由下往上斜挑,扫过果实密集之处,蓝莓立刻脱落,枝叶毫发无损地从齿缝中弹回去。

采浆果是很容易分心的,因为时常可见橙黄色的鸡油菌从苔藓中,从大树的阴影里东一个、西一个地冒出来。偶尔也会撞见憨厚圆润的牛肝菌,采集牛肝菌时,要先在它的脑袋上轻拍三下,仿佛在说:“你真可爱,快跟我回家吧。”这个动作是必要的,它会帮助牛肝菌的孢子从菌盖背面的海绵状菌管层中释放,这样,明年,这块宝地的牛肝菌依旧会生长,这就是“蘑菇地图”大体有用的原因。为了安全,我和同学只采这两种熟悉的蘑菇。

但我们在森林里偶遇的德国老奶奶,她的篮子里,蘑菇却五花八门——据说,一个真正热爱采集的德国人认识至少10种可食用的蘑菇,做事一板一眼的他们,甚至会带着蘑菇图鉴一类的图书进森林,挨个辨别蘑菇是否有毒,如果还是拿不准,德国人会带着采集的蘑菇,去专门的鉴定机构识别。

令我感到困惑的是,明明还可以往森林深处走,采到更多的鸡油菌和牛肝菌,同学却叫我“打住”,因为黄昏即将来临,野生动物进入活跃期,而且,当地有规定,每人每天采集野生蘑菇的量,不可超过双手可捧的范围。这就是采蘑菇必须遵循的“手捧花规则”。另外,受德国联邦物种保护条例保护的稀有蘑菇,比如野生松露,见到了也不

能采。

如果无视以上规定,一旦被巡逻检查人员发现,将面临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。

带回的蘑菇,我们用来炖鸡,外加一杯添加新鲜浆果的酸奶和一片面包,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饭。同学将部分莓果装在玻璃饭盒里,冷冻起来,她的室友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念书,两位姑娘动手改装了健身自行车,将小料理机与车轮的传动装置巧妙连接,只要有人奋力蹬车,装在料理机中的冷冻莓果就会被打成口感细腻的冰沙。

这样,大家就可以一边享受美味,一面消耗卡路里了。也许,我们寻找的,不仅是蘑菇和浆果,而是人与自然产生深度链接的方式——能徒步、懂识别,有野外生存的基本常识。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佛罗伦萨

维奇奥老桥的传说

抵达佛罗伦萨已是午后。我漫步在阿诺河畔,凝望着饱经风霜的维奇奥老桥,仿佛听见它在低声絮语。

老桥已走过六百多个春秋,是阿诺河上年代最久远、保存最完好的古桥,也是佛罗伦萨乃至全欧洲声名卓著的中古遗迹。



它别具一格的地方,就在于桥身两侧密集地排布着商铺与民居。桥不仅供人通行,亦可住家、做买卖。遥想数百年前,此地人声鼎沸,自清晨至日暮,肉铺的叫卖声与金匠作坊的敲打声交织回荡,合奏出一曲鲜活的市井交响。这正是中世纪欧洲繁华都市独有的商贸与生活图景。

桥身之上建街市的景象,曾在不少欧洲古城上演,但大多没能留存到今天。唯有维奇奥老桥,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模样,只是所有店铺都已变身金银首饰店。游客可以在这里悠然散步,亦可挑选心仪的珠宝。

时间来到文艺复兴时期。权倾一时的美第奇大公,下令在老桥的桥面商铺之上增建一条空中走廊,作为家族成员的秘密通道。一端通向乌菲兹宫,另一端

则延伸至家族府邸皮蒂宫。长廊内一度挂满各个时期艺术巨匠的自画像。行走其中,仿佛置身一座流动的艺术宫殿。

民间烟火、贵族府邸与宫廷艺术在此交融共生,折射出世俗财富与市民生活,日渐成为推动中世纪欧洲城市演进的重要力量。老桥因此成为佛罗伦萨从中世纪迈向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。

老桥见证过城市文明的鼎盛,也经历过战火的劫难。1944年,德军在撤退时,为了阻碍盟军推进,炸毁了阿诺河上所有桥梁,唯独维奇奥老桥幸免于难。这份幸运,离不开德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格哈德·沃尔夫的竭力保护。

沃尔夫是位外交官,手中并无军权。但他有外交话语权,更懂得珍视这座中古与文艺复兴的双重瑰宝。他设法与德军统帅

斡旋,强调桥身狭窄,军事价值不大,炸它就是毁掉一件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艺术品。最终,暴力向文明让了一小步。德军采用折中的办法,只炸毁桥梁两端临街的建筑,老桥本体完整保存下来。

事后,佛罗伦萨市政府追授格哈德·沃尔夫荣誉市民称号。后来,意大利人又在老桥中段的拱廊下,竖起一块洁白的大理石碑纪念他。

烟雨朦胧中,我伫立在老桥尽头的转角处浮想联翩。恍若中世纪一个春日的午后,年轻的诗人但丁就是在这里,偶遇他倾慕已久的邻家少女贝雅特丽齐。她步履轻盈,向但丁投去淡淡一瞥,便飘然远去。这一瞥,让诗人彻底沦陷。他即刻写下人生的第一首诗作《致那颗被俘与高贵的心》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其实,但丁与贝雅特丽齐相遇的地点并无确切记载。但丁在《新生》中也只模糊记述两人在“街边”相逢,而世人更愿意让这动人的一幕,留存于老桥的传说里。这段桥头邂逅的浪漫佳话,为它注入了温柔的色调,也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家笔下不竭的灵感源泉。十九世纪后期,英国画家亨利·霍利迪依据《新生》的记述,绘制一幅油画《但丁与贝雅特丽齐》。彼时,老桥正在封闭整修,他便将二人重逢的场景设定在不远处的圣三一桥。一个世纪以后,画家黄永玉到访佛罗伦萨,触景生情,便以同一主题创作了漫画《圣三一桥即景》。两件艺术珍品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深情相望。

暮色渐浓,雨丝绵绵。阿诺河与老桥缓缓隐入夜色……



丁亚芳 出版社编审。热爱阅读、旅行、写作。